

话语政治

摩洛哥官方语言政策变迁背景分析*

李 宁

摘 要：2011 年 7 月 2 日，摩洛哥通过新宪法修改草案，确定柏柏尔语同阿拉伯语并列为摩洛哥的官方语言。自 1956 年独立后，摩洛哥官方语言政策经历了阿拉伯语独尊的“一元化”以及阿拉伯语和柏柏尔语并重的“二元化”两大阶段的发展和变迁。本文结合摩洛哥柏柏尔文化运动的发展状况，对摩洛哥政府放弃单一化、采取多元化官方语言政策的政治和文化背景进行分析，揭示官方语言政策与语言权利、话语权和国民身份认同等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从国内、地区和国际局势等层面分析摩洛哥官方语言政策变迁的影响。

关键词：官方语言政策；柏柏尔语；柏柏尔文化运动；语言权利；身份认同；摩洛哥

作者简介：李宁，硕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副教授（北京 100024）。

文章编号：1673-5161（2013）03-0081-13 中图分类号：G11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研究中心年科研项目（ASC2012JD04）及 201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11@ZH016）子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011 年 7 月 2 日，摩洛哥通过新宪法修改草案，确定柏柏尔语同阿拉伯语并列为官方语言。新宪法第五章规定：“阿拉伯语是官方语言，国家致力于保护和發展阿拉伯语及其使用。作为全体摩洛哥人的共同财富，柏柏尔语也是官方语言，法律正在确定推动柏柏尔语正式化的阶段以及将其纳入教育和公共生活领域的途径，以使其在未来能够履行官方语言的功能。”在独立 50 多年后，摩洛哥

最终放弃了阿拉伯语独尊的“一元化”官方语言政策，采取了阿拉伯语和柏柏尔语并重的“二元化”官方语言政策。摩洛哥官方语言政策变迁表面反应的是摩洛哥政府对柏柏尔语立场的转变，深层折射的是柏柏尔语争取官方语言地位漫长历程背后所隐含的国内外政治与文化背景。

1956年独立后，为摆脱法国殖民统治的影响，在“去法语化”的同时，摩洛哥政府大力推行“阿拉伯化”进程，在宪法中规定阿拉伯语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取代独立前的法语履行其在国家行政机关、教育机构、媒体领域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功能，而对于摩洛哥最早的土著民族、占人口比例20%的柏柏尔民族的语言——柏柏尔语，宪法却没有赋予其相应的地位。由于缺乏语言政策的保护，柏柏尔语逐渐丧失了权利，其所承载的柏柏尔文化在摩洛哥国民身份认同中也被抹杀，由此引发了柏柏尔语权利危机，导致了历时40多年的柏柏尔文化运动。

一、柏柏尔语权利危机

在多民族国家里，“语言权利”通常指少数民族学习、使用和发展自身母语并运用母语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任何一个民族语言的命运都与其所在国政府对这种语言的态度密切相关，因为政府可以通过语言政策的制定保障或削弱一种语言的持续和发展，从而决定该语言的命运。“语言权利危机”通常指在多民族国家里某一民族的语言权利由于政府的语言政策而受到限制与排挤，从而威胁到该语言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使用、传播和发展。语言权利危机常常起因于多民族国家的政府在制定语言政策时遵循“同化主义”的理念，推崇本国主体民族的强势语言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忽视其他非主体民族弱势语言的权利，试图用单一的同质官方语言统一多元化的异质语言以实现官方语言认同的构建。事实证明，在多民族国家里，如果政府的语言政策没有相对均衡地关照到各民族的语言权利，那么常会引发弱势语言的权利危机，从而导致强势官方语言与弱势边缘语言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柏柏尔人是摩洛哥最早的土著民族，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北非后，柏柏尔人在皈依伊斯兰教的同时接受了阿拉伯语。在与阿拉伯人融合的历史进程

柏柏尔人是摩洛哥最早的土著民族，拥有独立的民族语言和近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公元七世纪阿拉伯人征服摩洛哥后，柏柏尔人在皈依伊斯兰教的同时接受了阿拉伯语，成为摩洛哥的少数民族。目前，柏柏尔人占摩洛哥总人口的20%左右，主要集中在阿特拉斯山区、里夫山区和部分沙漠地区。定居的柏柏尔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种植各种麦类、葡萄、油橄榄和豆类作物等。游牧及半游牧的柏柏尔人生活在草原或农业区边缘，主要饲养牛、羊、骆驼、马、驴、骡等。

中，尽管柏柏尔人在很多方面不可避免地“阿拉伯化”，但依然完整地沿袭和保留了自身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因此，柏柏尔人认为，柏柏尔语应和阿拉伯语享有同等的官方地位。然而，在独立后“阿拉伯语独尊”的官方语言政策的导向下，摩洛哥政府对柏柏尔语的权利进行了削弱，如政府取缔了法国殖民时期设置的一些柏柏尔语学校和大学院系；在司法诉讼过程中禁止使用柏柏尔语；在医疗领域禁止使用柏柏尔语；禁止用柏柏尔语给新生儿命名；禁止在媒体中使用柏柏尔语等等。在诸如此类的语言政策的排挤下，柏柏尔语几乎完全退出了摩洛哥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彻底失去了在所有正式场合的话语权，仅局限于狭隘的日常生活范围。这些语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柏柏尔民族的母语权利：一方面，它剥夺了柏柏尔人接受母语教育的权利，挤占了柏柏尔人使用母语的社会空间；另一方面，它剥夺了柏柏尔语在摩洛哥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话语权和参与权，从而剥夺了柏柏尔语在社会发展中进行自我完善和提升的权利。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仅局限和封闭在本民族狭隘的生活空间里，就会丧失与时俱进的发展力和创造力，从而逐渐趋于衰落和消亡。在阿拉伯语独尊的霸权语境下，不但柏柏尔语本身面临着严重的语言危机，其所承载的文化也丧失了应有的地位。

语言是文化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载体，在多民族国家里，一种民族语言在国家语言政策中地位的缺失意味着它所代表的文化要素在国民身份认同构建中的消亡。因此，语言权利往往与国民身份认同密切相关。在多民族国家里，每一个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面临着双重身份认同的构建，即作为本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构建和作为国家公民的身份认同构建。一个民族需要通过对民族身份要素，如本民族语言、文化和传统习俗等的接纳构建民族认同，同时需要通过对国民身份要素，如国家的正式语言、历史、宗教和文化等的认可构建国民认同。民族身份认同的构建是个体主观情感和意识的一种自然归属行为，而公民身份认同的构建则是个体在接纳公民认同要素前提下的一种追求行为。在多民族国家里，任何一个民族，当其民族身份认同由于国家公民身份认同的构建而受到削弱时，就会对国家公民身份认同产生抗拒，特别是如果政府片面推崇公民认同要素的同质性，忽视少数民族身份认同要素的异质性，强迫少数民族放弃自身民族身份认同而顺从公民身份认同时，就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少数民族维护自身语言和文化权利的运动。

柏柏尔语官方语言地位的缺失导致了其所承载的柏柏尔文化在摩洛哥国民身份认同中的消失。1961年颁布的相当于宪法雏形的《摩洛哥基本体制》的第一条规定“摩洛哥是阿拉伯伊斯兰王国”。尽管摩洛哥从1962年的宪法中删除了“阿拉伯伊斯兰王国”，只保留了“阿拉伯语是国家的正式语言”和“伊斯兰教

是国教”的属性定位描述。但由于柏柏尔语官方地位的缺失，“阿拉伯”和“穆斯林”成为构建摩洛哥公民认同的核心要素，摩洛哥政府试图用这两个代表阿拉伯文化特质的概念作为统一的认同价值标准涵盖全体摩洛哥人的国民身份认同，这一同化行为遭到了柏柏尔民族的抗拒，因为它忽视了柏柏尔文化要素在摩洛哥公民身份认同中的构建作用，抹杀了千百年来柏柏尔文化在摩洛哥文化沉淀过程中的参与和贡献，伤害了柏柏尔民族的文化情感和尊严，从而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柏柏尔民族对国民认同的归属感。柏柏尔人认为，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有着数千年的融合，共同见证了摩洛哥的历史发展，一起创造了摩洛哥的多元文化，并肩建立了独立的摩洛哥。因此，“摩洛哥人的身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不只是现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是如此”。

作为一种文字符号，语言本身承载的是文化，而作为一种交流工具，语言承载的则是话语权。在多民族国家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强势语言所代表的群体会相应地拥有至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话语权，享受在不同领域话语权所带来的各种资源、机会和利益，从而在社会各领域占据霸权和主宰的核心地位。相反，弱势语言所代表的群体则会因为语言权利的丧失而逐渐失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领域的话语权，最终远离各种社会资源、机会和利益，从而在社会各领域处于弱势和被动的边缘地位。所以，多民族国家的语言政策代表的并非仅仅是语言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更是权力和利益的划分版图。在多民族国家里，当一个民族的语言因所在国语言政策受到限制和排挤时，语言权利常会成为该民族争取文化权利的依据；当一个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国民认同发生冲突时，民族认同常常会成为该民族凝聚本民族力量和情感、追求文化地位的依靠。摩洛哥政府试图用“一元化”的语言政策构建摩洛哥的官方语言认同，用“阿拉伯”和“伊斯兰”两个文化要素构建摩洛哥的国民身份认同，由于这两种认同都忽视了柏柏尔语和柏柏尔文化的权利，因此遭到了柏柏尔民族的反对和抗拒，由此引发了旨在争取柏柏尔语官方地位的柏柏尔文化运动。

二、柏柏尔语官方语言地位的争取

作为真正规模性的文化运动，摩洛哥的柏柏尔文化运动起始于独立初期的六十年代，由柏柏尔民族的一些文化先锋发起，旨在振兴柏柏尔文化，争取柏柏尔

علي كريمة: الربط بين مطالب الحقوق اللغوية والثقافية للأمازيغية وتطور حقوق الإنسان ص 20 ((أي مستقبل للأمازيغية بالمغرب)) 2009
عبد السلام بن ميس : مكونات الهوية المغربية ص 26 ((حول خطاب الهوية بالمغرب)) 2006

语的官方地位。自 1967 年第一个柏柏尔文化协会——“摩洛哥文化交流与研究协会”正式成立至 2011 年柏柏尔语被确定为正式语言，柏柏尔文化运动经历了 40 多年的发展历程，见证了摩洛哥政府对柏柏尔语态度和立场的转变轨迹。

1. 摩洛哥政府对柏柏尔语权利诉求的否定

20 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由于摩洛哥政府对柏柏尔文化运动的压制，柏柏尔语的权利诉求也因此遭到否定，其原因主要归结于当时摩洛哥国内和外国地区均缺乏柏柏尔文化运动发展的文化氛围和政治空间。

首先，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摩洛哥国内的文化氛围和政治形势都不利于柏柏尔文化运动的发展。独立初期的摩洛哥政府为了摆脱法国殖民统治的影响，重塑阿拉伯国家的独立形象，采取了阿语独尊的“一元化”官方语言政策，同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大力推行“阿拉伯化”进程，排斥一切影响“阿拉伯”和“伊斯兰”纯正性和正统性的异质文化因素。因此，对于柏柏尔文化运动及其所倡导的语言权利持反对和压制的态度。同时，由于受当时盛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摩洛哥知识和思想阶层的一些学者对柏柏尔文化运动也持否定态度，认为柏柏尔民族追求语言权利就是拒绝阿拉伯语，也就意味着背叛伊斯兰教。摩洛哥伊斯兰组织创始人阿卜杜·萨拉姆·亚辛认为，柏柏尔文化运动旨在与西方联盟勾结，阻碍“阿拉伯化”进程，会引发冲突和争端，导致内战。对柏柏尔语权利诉求持此观点的还有摩洛哥公正和发展党领袖萨阿德·丁·奥斯曼和思想家穆罕默德·贾伊尔等。毋庸置疑，在各领域全面推行“阿拉伯化”进程是这一时期摩洛哥政府和思想阶层的核心目标，柏柏尔文化的发展空间因此完全被压缩和挤占了。

与单一的文化氛围相平行的是，这时的摩洛哥正经历着一个被称之为“沉重岁月”的政治压抑时期。当时反对派阵营与国王和政府之间矛盾重重，关系日趋紧张，为了巩固王权统治，穆罕默德五世对反对派采取了强硬的压制手段，当时摩洛哥最有影响的两个政党“独立党”和“人民力量全国联盟党”的一些领导人因此被捕。1961 年哈桑二世继位后，由于 1964 和 1965 年经济危机的影响，摩洛哥一些地方发生了骚乱，其中最严重的是 1965 年 3 月 23 日卡萨布兰卡骚乱引发的流血冲突，第二天骚乱蔓延至非斯和拉巴特等城市。哈桑二世因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同时宣布解散议会，由国王独揽大权。特别是在 1971 年 7 月和 1972 年 8 月发生两次企图推翻和谋杀国王的军事政变之后，哈桑二世对当时所有反对政府或威胁王权的势力包括伊斯兰和左翼激进分子等都进行了镇压，大

批持不同政见者被逮捕或流放。这一时期的柏柏尔文化运动也因此遭到了压制，如 1982 年柏柏尔文化活动家西德基·艾齐库等被捕入狱；柏柏尔文化协会之一——“夏日大学协会”在阿加迪尔的第二届会议被禁止；阿加迪尔市一些饭店的柏柏尔文招牌被强行清除等等。总之，在 20 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摩洛哥国内单一保守的文化氛围和紧张压抑的政治形势下，柏柏尔文化运动处于低迷时期，柏柏尔语的权利诉求因此没有得到摩洛哥政府任何积极的回应。

其次，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政治形势没能允许凸显诸如柏柏尔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多元文化倾向。20 世纪中期，相继独立的北非阿拉伯国家在当时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凸现出强烈的民族属性意识，均将阿拉伯语定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同时各个领域大力推行“阿拉伯化”进程，排斥所有与之相冲突的异质文化。因此，除摩洛哥外，其他北非阿拉伯国家对柏柏尔文化运动也都进行了压制。利比亚“卡扎菲政府拒绝承认民族的多样性，将‘多民族’视为现代国家建构中的一大隐患。从理论和意识形态上否定利比亚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事实，希望人为地将少数民族并入统一的阿拉伯民族”。1980 年，利比亚政府以非法创建政党的罪名拘捕了利比亚祖瓦拉地区 40 多名柏柏尔活动家。同样，阿尔及利亚政府对柏柏尔文化运动也持强硬的压制态度。1980 年，阿尔及利亚太兹乌祖爆发大规模柏柏尔人游行示威，抗议当局取消一位柏柏尔诗人在太兹乌祖大学的演讲，此次抗议活动因规模空前浩大而被喻为如同“布拉格之春”一样，堪称“柏柏尔之春”。尽管柏柏尔人在示威中与政府发生了激烈冲突，但阿尔及利亚政府依然没有对柏柏尔人的诉求给予公正的回应。由此可见，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北非地区的柏柏尔文化运动都遭到了压制，这种对柏柏尔文化运动地区性的否定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消极的互动效应，如八十年代初摩洛哥政府对柏柏尔文化运动进行压制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之春”事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世界各国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权利在国际人权运动中未能像政治和经济权利那样受到重视和保护，因此，当时柏柏尔文化运动没能获得国际声援和支持。

2. 摩洛哥政府对柏柏尔语权利诉求的接纳

20 世纪九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末，柏柏尔文化运动取得了转折性的进展。1994 年 8 月 20 日，国王哈桑二世在讲话中公开承认柏柏尔文化是摩洛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决定在小学阶段开设柏柏尔语课程，在电视台以“方言播报”

明浩：《卡扎菲国家民族观的破产》，载《中国民族报》，2011 年 12 月 16 日。

同上。

的形式将柏柏尔语纳入电视媒体。哈桑二世的讲话标志着摩洛哥政府开始接纳柏柏尔语的权利诉求，这一立场转变的直接原因是 20 世纪九十年代柏柏尔文化运动发展的不断升级迫使摩洛哥政府做出积极的回应。此外，20 世纪九十年代国际人权运动，特别是语言与文化权利发展所形成的国际压力间接软化了摩洛哥政府对柏柏尔文化运动的强硬态度。

首先，20 世纪九十年代初，柏柏尔文化运动在纲领制定、组织协调和行动实施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进展，在摩洛哥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而对摩洛哥政府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和挑战。其中最显著的标志就是 1991 年 8 月 5 日《阿加迪尔宪章》的出台，该宪章明确提出了柏柏尔文化运动的基本宗旨和纲领：在宪法中明文规定柏柏尔语同阿拉伯语并列为正式语言；成立柏柏尔文化研究院，以振兴柏柏尔语和柏柏尔文化；将柏柏尔语纳入摩洛哥的教育体系；赋予柏柏尔语视听和文字媒体的地位。《阿加迪尔宪章》被认为是柏柏尔文化运动发展的里程碑。与此同步的是，九十年代初柏柏尔文化运动加强了与国内外各组织之间的互动，如 1993 年柏柏尔文化协会向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提交了有关柏柏尔文化权利的备忘录，同时向摩洛哥各政党、政府和议会提交了同样内容的信函，旨在赢得国内外组织的同情与支持。1994 年 1 月 19 日，国家协调委员会成立，负责协调柏柏尔文化协会之间的合作，1996 年该委员会由最初的 9 个成员发展为 32 个，在协调公众舆论和协会合作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此外，随着 1995 年柏柏尔问题的国际化，世界其他国家的柏柏尔文化组织开始关注和声援摩洛哥的柏柏尔文化运动，如 1998 年 5 月 27 日，美国柏柏尔文化协会在报纸上发表宣言，要求摩洛哥内务部取消 1996 年 11 月颁发的有关禁止用柏柏尔语给新生儿登记身份的法律文件，认为它限制了柏柏尔人选择语言的自由。诸如此类的世界柏柏尔文化组织之间的互动对摩洛哥柏柏尔文化运动来说是一种声援，而对摩洛哥政府来说无疑是一种压力。此外，这一时期柏柏尔人的维权活动也在不断升级，如 1994 年 3 月，柏柏尔文化协会在拉巴特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明确要求宪法确定柏柏尔语为正式语言，示威引起社会各阶对柏柏尔语权利诉求的广泛关注。1996 年摩洛哥宪法修订前期，为争取柏柏尔语的官方地位，柏柏尔文化运动协会于 6 月 22 日致信国王办公室，要求“宪法规定柏柏尔语为正式语言，强

مصطفى عنتره : تأملات في خطاب الهوية عند النظام السياسي والجمعية المغربية للبحث والتبادل ص 37 ((حول

خطاب الهوية بالمغرب)) 2006

علي كريمة: الربط بين مطالب الحقوق اللغوية والثقافية للأمازيغية وتطور حقوق الإنسان ص 24 ((أي مستقبل

للأمازيغية بالمغرب)) 2009

调摩洛哥人身份包括伊斯兰、柏柏尔和阿拉伯三个要素”。对于柏柏尔语的这一诉求，摩洛哥政府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在发表的声明中指出“摩洛哥保持几千年来柏柏尔、阿拉伯和非洲文明融合而成的文化，政府将致力于多元文化的发展及其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参与”。尽管摩洛哥政府在 1996 年的修宪中没有确定柏柏尔语的正式地位，但承认了柏柏尔文化在摩洛哥文化中的地位，开始接纳柏柏尔语在摩洛哥教育和媒体领域中的参与，这些都为 2011 年柏柏尔语被确定为正式语言进行了铺垫。

其次，20 世纪九十年代国际人权与民主运动的发展以及有关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颁发，均积极地影响了摩洛哥国内民主和人权状况的改善，从而间接推动了柏柏尔文化运动的发展。自九十年代起，人权和民主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空前重要的作用，从 1992 年里约热内卢会议到 1996 年罗马会议，所有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会议都在致力于实现三个目标，即和平、发展和人权。特别是九十年代初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出建立以西方“民主和人权”价值观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并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与人权和民主状况挂钩，如 1992 年 1 月，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召开的欧盟会议上，以摩洛哥人权状况欠佳为由否决了欧盟对摩洛哥约 5 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值得一提的是，20 世纪九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语言和文化权利特别是少数民族语言和权利越来越受到重视，联合国为此颁布了一系列宣言和公约，如 1992 年颁布的《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其中第 4 条第 3 款规定：“各国应采取适当措施，在可能的情况下，使属于少数群体的人有充分的机会学习其母语或在教学中使用母语。”该条明确规定了少数民族享受母语教育的权利。随着 1994 年《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1996 年《世界语言权利宣言》和 1999 年《实施以语言多样化为基础的世界语言政策》等国际公约的颁布，语言权利特别是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具有了重要的人权价值，这些人权方面的公约提高了世界各国包括摩洛哥在内维护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权利的意识，同时增强了各国少数民族追求自身语言和文化权利的信心。

与国际人权、语言和文化权利发展相呼应的是，20 世纪九十年代初摩洛哥国内要求扩大民主和政治改良的呼声日益高涨，民众抗议活动和罢工事件频发，如 1990 年 12 月，非斯北部的一些城市发生市民骚乱，要求政府进行民主改革；1991 年 2 月，反对派利用民众不满政府在海湾战争中派兵前往沙特的情绪组织了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1993 年 2 月，爆发铁路工人罢工等。为了应对国内政

محمد الساسي: دسترة الأمازيغية ص 52 ((أي مستقبل للأمازيغية بالمغرب)) 2009
محمد الساسي: دسترة الأمازيغية ص 52 ((أي مستقبل للأمازيغية بالمغرب)) 2009

治局势发展的需要，同时顺应国际民主浪潮，融入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浪潮中，国王哈桑二世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首先，在人权状况方面，1990~1999年摩洛哥签署了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如《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1990年5月成立人权协商委员会，1994年7月4日废除了有关镇压一切反对国家制度和旨在触犯政权的示威游行活动的条令，并根据人权协商委员会提供的名单释放政治犯，允许流放的政治犯回国等。这些怀柔政策缓解了摩洛哥国内紧张的政治气氛，改善了压抑的人权状况；其次，哈桑二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政治改良：通过立法扩大民主权利，如在1992年9月和1996年9月两次修改宪法以逐渐扩大议会的权利。适度开放政治权利，如1994年10月国王哈桑二世同意由反对派组阁参与执政以提高多党制和竞争性选举力度。采用民主方式允许更广泛的群体参与国家事务，如1997年6月和12月先后举行了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选举等。“20世纪最后十年，我们看到摩洛哥明显地倾向有意识的多元化和真正的民主斗争”。总之，20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国际人权运动的发展和摩洛哥国内民主程度的提高，柏柏尔语赢得了部分进入摩洛哥教育和媒体领域的权利。

3. 摩洛哥政府对柏柏尔语官方地位的承认

21世纪初以来，柏柏尔文化运动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2001年10月17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在艾季迪尔发表历史性讲话，第一次正式承认“柏柏尔语是全体摩洛哥人的政治责任，是全体摩洛哥人的共同财富。”同时，穆罕默德六世宣布成立皇家柏柏尔文化学院，任命柏柏尔文化运动先驱穆罕默德·沙菲克为院长。该学院于2002年1月正式成立，其主要作用是：致力于保护柏柏尔语和柏柏尔文化，加强与摩洛哥政府和有关机构的合作，在教育、社会、文化和新闻等领域振兴和发展柏柏尔语。尽管2001年的艾季迪尔讲话首次将振兴柏柏尔语上升到国家政治责任的高度，但对于柏柏尔语来说依然是一种没有宪法保障的政治承认，缺乏实施的法律准则。2011年7月2日，摩洛哥通过新宪法规定柏柏尔语为正式语言。经过40多年的争取，柏柏尔语终于赢得了官方语言地位，其原因主要归结于21世纪以来摩洛哥国内民主程度的提高、柏柏尔文化运动的壮大、全球文化多样性发展的趋势以及2010年底席卷阿拉伯国家的变革浪潮。如果说前两个因素对柏柏尔语被确立为正式语言进行了重要铺垫的话，那么后两个因素则发挥了决定性和催化剂的作用。

21世纪以来，随着摩洛哥国内民主程度和人权意识的提高，柏柏尔文化运

محمد القبلي ((تاريخ المغرب)) ص 620 منشورات المعهد الملكي للبحث في تاريخ المغرب 2011

محمد القبلي ((تاريخ المغرب)) ص 700 منشورات المعهد الملكي للبحث في تاريخ المغرب 2011

动不断发展壮大，最显著的标志是：柏柏尔文化运动由早期以柏柏尔人为主体的参与的维权运动上升为摩洛哥各社会力量参与的民主和人权运动，柏柏尔文化运动“不仅仅是柏柏尔文化运动的问题，而是摩洛哥所有人权和民主人士的问题。”

1999年国王穆罕默德六世执政后以来，以“民主、法制、公正”为口号，采取了更加宽容和民主的措施，如放宽民众言论自由、允许媒体讨论腐败和人权等敏感问题。特别是2004年建立了“公正与和解委员会”，负责调查国王哈桑二世期间的政治犯案件，为当时受迫害的政治犯平反昭雪。这些举措都极大地提高了摩洛哥国内的民主意识和氛围，由此加强了摩洛哥社会力量对柏柏尔文化运动的关注和参与。这一时期大部分摩洛哥社会组织和政党对柏柏尔文化运动都采取了支持的立场，如摩洛哥人权协会明确表示支持柏柏尔语官方地位的争取，2007年10月20日，人权协会在第三次会议上要求在宪法中确立柏柏尔语同阿拉伯语并列为官方语言；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党呼吁重新认定摩洛哥人身份组成，承认其中的柏柏尔成分；公正与发展党强调摩洛哥是一个阿拉伯和柏柏尔文化相互交织融合的国家；自由者国家联盟党认为摩洛哥的认同价值观应建立在阿拉伯、伊斯兰和柏柏尔融合的基础上，呼吁重新评价柏柏尔语和柏柏尔文化；人民运动党认为应致力于改善柏柏尔语的教育状况，承认柏柏尔语是国民身份的基本组成部分等。摩洛哥各政党对柏柏尔文化运动的立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支持力量和民意基础，广泛影响和带动了摩洛哥社会其他各阶层对柏柏尔文化运动的声援和支持，从而为2011年新宪法公投通过柏柏尔语为正式语言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其次，21世纪全球文化多样性发展的趋势为世界不同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弱势与边缘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现实背景，从而间接地推动了各国少数民族的维权运动。200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大会将文化多样性提升到了“全人类共同遗产”的高度，《宣言》第5条规定：“每个人都应当能够用其选择的语言，特别是用自己的母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每个人都有权接受充分尊重其文化特性的教育和培训；每个人都应该能够参加其选择的文化和从事自己所特有的文化活动。”《宣言》呼吁世界各国应将对本国文化多样性的保护视为一种道义责任感。2005年10月20日，教科文组织第33届大会通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该《公约》

((أي مستقبل للأمازيغية بالغرب)) ص 10 2009

أحمد الهايج: أي مستقبل للأمازيغية بالمغرب ص 42 ((أي مستقبل للأمازيغية بالمغرب)) 2009

范俊军编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语言与文化多样性文件汇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

的颁布与生效再次表明了国际社会对文化多样性这一重要价值的全面认可。摩洛哥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文化多样性协议的签署国之一，肩负着支持和遵守宣言与公约的国际义务，同时承担着实施宣言与公约的国家责任，所有诸如此类的国际公约为摩洛哥柏柏尔文化运动提供了国际法规性的依据、支持和保障。摩洛哥柏柏尔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已经意识到这一国际声援，认为“可以借助摩洛哥倡导通过的一些国际公约所掀起的国际运动，未来的柏柏尔运动必将从国际维护文化多样性的经验中受益。”值得一提的是，此间阿尔及利亚柏柏尔问题的进展在一定程度上为摩洛哥政府转变对柏柏尔语的立场提供了效仿的模式。2001年4月，阿尔及利亚东部柏柏尔人聚居的卡比利地区发生持续3个多月的严重骚乱，当地民众要求政府在宪法中确定柏柏尔语为官方语言。2002年4月8日，阿尔及利亚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确定柏柏尔语为官方语言之一。毫无疑问，柏柏尔语在阿尔及利亚争取官方地位的成功，对摩洛哥柏柏尔文化运动是一种极大的鼓舞。日益高涨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趋势使摩洛哥政府意识到承认柏柏尔文化是摩洛哥未来多元文化发展的一部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赋予柏柏尔语官方地位，不仅符合摩洛哥未来的全面发展，同时也符合当前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趋势。

如果说摩洛哥国内民主程度的提高为柏柏尔语官方地位的争取营造了氛围，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趋势决定了柏柏尔语官方地位争取的成功，那么2010年底席卷阿拉伯国家的变革浪潮则是柏柏尔语在2011年7月被确定为正式语言的催化剂。穆罕默德六世执政十多年来，尽管在改革和民生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摩洛哥依然面临着贫富差距大、腐败严重和失业率高社会问题。2011年初，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北非国家接二连三的变革浪潮的冲击下，2011年2月20日，摩洛哥爆发了约3.7万人的游行抗议活动，示威者要求修改宪法、削减王权、解散政府和提前举行立法选举等。为了平息事态，避免出现政权更迭，3月9日，穆罕默德六世发表讲话宣布成立修宪委员会修改宪法。2011年7月2日，摩洛哥全民公投通过新宪法草案，经过40多年的抗争，柏柏尔语终于成功地争取到官方语言地位。

三、结语

摩洛哥官方语言政策的变迁反映了摩洛哥在官方语言政策制定理念上的转

عماد المنيار: أي مستقبل للثقافة الأمازيغية في المغرب ص 29 ((أي مستقبل للأمازيغية بالمغرب)) 2009

变，即放弃早期的“同化主义”，采取现在的“多元化主义”，这种转变从表层看主要是迫于国内柏柏尔文化运动发展的压力、世界文化多样性趋势的冲击和地区变革浪潮的催化。但从深层看应是人类文化多样性宏观发展趋势在摩洛哥文化多元化微观发展趋势中的一个投射，即文化多样性发展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必然趋势，是人类文化的历史积淀和自然结晶，同时也是人类文化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根本源泉。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态势，需要能够广泛包容和均衡关照多样性的文化政策和战略。否则任何一种面临生存和发展危机的文化都会不可避免地引发整体文化发展状态的失衡和紊乱。摩洛哥官方语言政策变迁证明，在多民族国家里，如果政府在制定语言或文化政策时以“同化主义”理念为指导，试图通过一些排挤或压制措施，用主体民族的强势文化强行统一非主体民族的弱势文化，不但不会实现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的愿望，反而会引发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终导致社会的动荡和不稳定。更为严重的是，丧失权利的语言或文化会逐渐削弱甚至趋向消亡，这对于一个国家和整个人类无疑都是一种损失和遗憾。所以，在当前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趋势下，多民族国家应意识到每一种文化无论强弱都享有平等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每一种文化的持续和发展对整个人类文化都是一种丰富和充实。采取宽容、多元的文化政策是唯一符合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趋势的文化战略，也是唯一能够实现各种异质文化和谐共处、积极互动和有效吸纳的最佳途径。基于这样的文化发展理念，世界各国特别是多民族国家应尊重本国各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权利，平等宽容地对待各民族文化的差异和区别，将本国的多元文化视为国家全面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而不是发展的障碍和干扰。通过制定宽容的文化政策凝聚各民族的文化合力，充分发挥多元文化的互补作用，从而实现国家范围内文化多样性的和谐发展，推动世界范围内文化多样性的并存共进。

Analysis of the Policy Changes of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Morocco

LI Ning

(LI Ning, Master, Associate Professor , Dept. of Arabic Language,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On July 2, 2011, Morocco passed a new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confirming Berber and Arabic parallel to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Morocco. Since the independence in 1956, the official language policy has experienced developments and changes in two main phases, namely the unified domination of Arabic and the duality of paying equal attention to Berber and Arabic. The paper incorporates the development of Berber cultural movements and analyzes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Morocco giving up the single language policy while adopting a diversified one. Meanwhile, it reveal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fficial language policy and the language rights, the right to speak and national identity and so forth,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the Moroccan official language policy changes from a level of national, regional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Key Words Official Language Policy; Berber; Berber Cultural Movement; Language Rights; National Identity.

(责任编辑：钮松)